

来 龙 去 脉

4种《惊蛰》老杂志承载的那些逝去的岁月

谢华

欲将思想视为私产而是尽情地贡献给社会。他们决不靠它拿版权费，更不希望从它获得什么荣誉和地位。他们将它整个儿隶属于社会，等待着社会的反应，不论是赞成或反对，不论是否定或宣扬，甚至于攻击非议和谩骂，他们都欢迎，都可以绝对自由，只要不致自由得歪曲原意。对这些反应，他们在期待着，热望着，但尤其期待和热望的是有新的伙伴加入。

培养民众对中国文学兴趣的《惊蛰》杂志

《惊蛰》于1935年7月10日在上海创刊，由汪长锐发行，属于文学刊物。该刊由笔华学社编辑，主要撰稿人有李树中、黄照熹、华猎公、王玉章、严翔、胡朴安、李续川、王耀庭、顾惕生、沈方朔等。主要发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文章，简要介绍诸子学说。设有文学研究、补白、专载等栏目。1935年创刊的杂志多如雨后的春笋，可谓“杂志年”；但是，多虽然是多，不是编得平淡无味，就是太奥妙难懂，使得人们难于购阅；而且，对于专门研究的很少，尤其是中国文学的研究更忽视过去。

《惊蛰》的出版，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里，那时几个朋友围坐着如渔舟的小屋中闲谈，后来慢慢地谈到文学上去，大家都觉得“文学”研之无穷，究之不尽，又感觉到现在一般人对于“文学”这两个字的意义，还是弄不清楚了。为了适应需要起见，大家就发起组织一个研究会，定名为笔华学社。筹编出版一种中国文学专攻刊物，每期的出版费用，由各社员负担，编辑的责任则采取共同制，于是开始工作。

本来，《惊蛰》预备出月刊，后因能力和经济所限制，就改为双月刊。经过3个月的筹备，实际上在《惊蛰丛刊》创刊前，凌希英就邀请过她，但罗衮始终推说自己写的是文艺，而凌希英他们的是学术。即便罗衮加入了这个丛刊，她也只愿以客军的姿态参加。

实际上，罗衮女士与他们几人的志愿是不谋而合的，她也许耐不住《惊蛰丛刊》所定的规条，为什么还是津津有味地干下去？出风头？在杂志年的年头里，是谈不到的，靠办杂志赚钱吗？更是幻想！

杂志社同人所以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目的是在引起大家研究中国文学的兴味。他们虽然感觉到吃力，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就吃一点力也不在乎，反正研究是自己得到真实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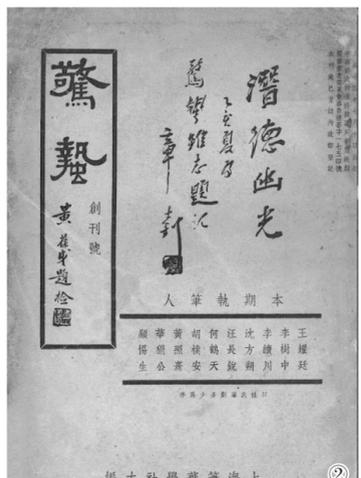


图1 《惊蛰》创刊号封面

基于读者的疑问，李续川在《发刊词》这样写道：长锐相告余，以倡笔华学社事，可谓有志者矣。前人称，文章华国，不朽盛业，今则谓，语即文经史糟粕，何其运提若此哉？时事变，学术风气亦与之俱变，而其变者迹而已矣，其不变者必有在，长锐与诸子宜必知此也。乃者，吾乡古君公愚，厘定经学课程于广州，余尝与书，稍有缺，替公愚将余书刊布于广州，其后胡君适之与公愚颇有辨难，今日乃多此一重公案。近顷，余杭章先生讲学于吴中，以经学文史皆集于海内，二十年来，学术风气亦多变更，而国势人心转益颓靡，然则关键所在固可知矣，长锐与诸

剑胆琴心

福建诏安县就在北回归线旁边，一年四季如春。就茶叶来说，农历九月到冬至，可以采摘两茬，就连小草，依然生命力顽强。“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天气有点寒凉，不知为何，想起白居易的诗了。

白居易是才子，少年得志，16岁出道，在唐代诗人中仅次于李白、杜甫，留给后世的作品，比李杜加起来还多，比写九月初九“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还靠前。其实，在唐朝诗人当中，谁跟谁都比难分伯仲。有人凭一首“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流芳千古。还有王勃，一篇美文《滕王阁序》就煜煜生辉。要是这些诗人都化作天上的星星，王勃的亮度不比李白杜甫逊色。

白居易初出茅庐一十有六，就去都城长安。那时候长安房价物价都贵，租房交通什么的，都让常人难以继。他想求得一官半职，于是就去找推荐人。当推荐人得知他叫白居易，笑了起来：白居易？想在长安白吃白住可不容易，长安米贵，房子也不便宜啊。白居易拿出他的开山力作，推荐人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感叹后生

子翩翩书，记一时髦士大夫，质有余者文或不足，文有余者必求其质，三统循环，世道与以升降诸子，其加意于此乎？余将拭目以观厥成焉。

《惊蛰》创刊号承章士剑先生，黄蔼农先生题签，李续川先生题词。又承胡朴安先生，顾惕生先生及华猎公、黄照熹、严翔诸先生赐稿，使该刊生光不少。该刊创刊后，始终欢迎外界投稿，范围以中国文学之批评、理论、变迁为限，体裁不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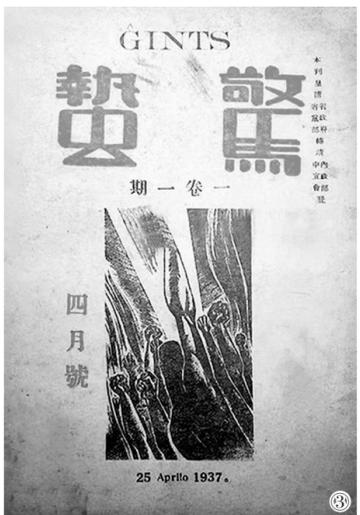


图2 《惊蛰》创刊号封面

该刊旨在培养民众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仅见创刊号1期，主要刊登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并载文简要介绍诸子学说。该刊创刊的原因是因为文学研之无穷，究之不尽，而现在人对文学这两个字又不甚明了，故在艰难中也要发表此刊，号称是文学专攻刊物。文学研究一栏刊有《曹氏父子研究》《中国戏曲史》《朱淑贞及其断肠词》《杜韩诗之研究》《郑板桥论》《南宋民族文学家》《南北朝的区别》《读箭灯新话以后》，补白一栏刊登《法道异同》一文，专载一栏刊登《孝经会子传讲疏》《周秦诸子学略》。

宣传抗日救国的《惊蛰》月刊

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惊蛰》月刊，创刊于1937年4月25日。它是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舆论阵地，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珍贵的历史文献。该刊由惊蛰社主编，其主要成员为卢剑波、张履谦、卫惠林、裘裴伽、刘少光、李建中、邓天福（雅施）等人。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民族的侵略日益猖狂，全国人民纷纷掀起了抗日热潮，不论是各个阶级、阶层，还是党派和团体，都在抗日的口号下空前活跃起来了。这种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政治情绪和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的政治局面，深深地教育和鼓舞了无政府主义者，也给他们提供了重新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机会和途径。于是，在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喊起了抗日的口号，《惊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刊的。

《惊蛰》由卢剑波编辑，张履谦在成都出版发行。1904年生于四川省合江县一个贫困家庭里的卢剑波，原名卢廷杰，时为四川乐山嘉禾联中教师。1920年，他在合江中学读书时，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步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曾先后在南京、上海等地进行无政府主义活动，编辑过《民锋》《憧憬》等刊物，还翻译出版过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马拉赫达撰写的《无政府主义纲领》。

《惊蛰》月刊号召“在这民族与个人争取解放斗争的紧要关头，每个觉悟的人都应该做事”。该刊创刊后，巴金也曾为《惊蛰》月刊撰过稿，同时还参与了《克鲁泡特金全集》的翻译、编辑工作，该书1940年由平明书店出版发行。

作为联接抗日与无政府主义纽带的《惊蛰》月刊，其宣传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无政府主义，宣传一种通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达到无政府革命的政治

16岁才子：居不难，米不贵

陈耀忠

他们比白居易的官位还小。谁都知道做官好，问题是，如果像“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李绅，早年悯农，做了大官后，成了硕鼠贪官，那就干夫所指了。

杜甫心忧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生颠沛流离，常常灰头土脸的，还牵挂着比他更困苦的底层人，白居易也差不多，“心忧炭贱愿天寒”“两鬓苍苍十指黑”。他希望天气更寒一些，卖炭翁可以把炭卖得更贵，收入更多。这就是读书人。有思想，有忧患意识，有悲悯心。

白居易写《长恨歌》，说是纪念50年前的杨贵妃。其实不然，文人都有寄托，他跟陆游辛弃疾一个样，都有自己的初恋，那是写给青梅竹马的相灵姑娘的。还有一首诗让我感觉特温暖，我想喝酒的时候，请朋友，会借用他的诗：“绿蚁新醅

构想。该刊支持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观点，从过去的反对讲爱国主义转到爱祖国的立场，这明显表明该刊出版的目的。

《惊蛰》月刊在现实政治问题上接近实际，不但承认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权，而且对抗日也采取了积极的联合态度。通过抗日战争达到民族解放从而行无政府革命的目的，是该刊提出的一种政治构想。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者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肩负着双重任务，“所以我们现在参加抗战的任务，除了反对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外，我们要保证这次民众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最大牺牲中所争取的政治的自由、经济的自由，不再被任何‘特权阶级’或强盗夺去。于是，我们应当从斗争中健全民众的组织，使民众组织强化，足以反对一切强权、暴行！强化民众的组织，使其能担任艰苦困难的革命工作，这是我们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斗争中成为战斗的一员后最大的任务。”

1939年，连续出版了3年的《惊蛰》月刊停刊。它对无政府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采用了新的观念和解释，不再一切从“教义”出发，而是比较地重视“实际”了。这一变化表明，《惊蛰》月刊正处在一个由无政府主义向非无政府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认真研究《惊蛰》，旨在揭示它的本质，并勾勒出它走向灭亡的历史足迹。

追求光明的《惊蛰》诗刊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丽江、楚雄、大理、保山等地的一些文艺青年受到鼓舞，为了配合全国的反蒋斗争，于1948年8月办起了诗战线社，不定期出版《诗战线丛刊》，第1期命名为《惊蛰》。受中共云南省工委委派，拓夫与另外一名同志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该刊在丽江秘密出版，并在滇西地区秘密分送、传播。

《诗战线丛刊》为32开本，15页，绵白纸印刷。首刊号刊发了艾菲、江海、玉生、雪生、李一痕、棚林、雨禾、羽军等人的诗作，写出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的憎恨与反抗。虽说大部分文笔稚嫩，但是表达了朴素而热烈的情感，表达了热血青年参加战斗、迎接解放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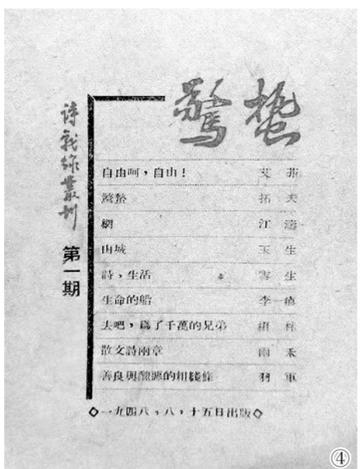


图3 《惊蛰》创刊号封面

拓夫的《惊蛰》“编者的话”中，号召滇西国统区的诗歌工作者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以诗为武器，向黑暗和法西斯宣战。文中说：“我们被迫害的生活快完了，我的诗篇的主题是反抗。因此，我们在黑天暗地里第一个要求是光明。因此，我们戴着镣铐的手，带着枷锁的生活，最先需要的是自由，是解放。”

这本小小的《惊蛰》，是一本珍贵的红色刊物，终刊时间不详。

- ①1911年，《惊蛰丛刊》(上海版)第二期封面
- ②1935年7月10日，《惊蛰》(上海版)创刊号封面
- ③1937年4月25日，《惊蛰》(四川版)创刊号封面
- ④1948年8月15日，《惊蛰》(云南版)第一期封面

■本文作者藏品图片



新雁虚心好学，作画勤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时，得导师大隐(陈祥祥)先生及同门兄弟器重，是因为做人质朴恳切，不尚空谈。

4年前我问他习画心得，答曰：新文人画，顾名思义，首先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文人。仅此一点便需终生苦读，只要看看《红楼梦》，想想曹雪芹大师的知识结构，就知道有多难。老实说，活一回是不够的，何况还要新，那便是成为合格的世界公民，思维日新，走在时代最前列，不沾酸腐气、拜金气，与古人有所差别。这股作者画出来洋溢着文化气息，情操和知识之美，民族特征突出，跟前哲相比面目全新，又具有似之不同，显然非我所能做到。只能视为奋斗目标，老老实实向古人及前辈同辈和后辈请教，先打好国学、美学、美术史墙脚，浏览画家们的文集、传记，倾听中外良师益友独白，在之醉陶。岁月不虛度，活得实在自在，成败穷富与我无关。半路倒下，十分正常。

答案有知难猛进的勇气，扫除侥幸成成的躁动，很有深度。要当好终身制小学生，一年该当两年用，全力补课，看穿热闹热闹场合的空虚，摒弃炒作走红或不红的羞耻，保持平常人的恒温，完善自我，何等幸福！他的修持如何？朋友们心中有尺，用不着用高八度假嗓子唱赞美诗。我只知道自己差距太远，愧怍交集而已！

李新雁的画力追古拙秀润，下笔轻提时不飘不薄，重按时不脏，讲究透明度和层次。他笔下所画半边奇石、杂花野草虽为平中之物，但墨气浑厚、苍古刚劲，读之甚有快意。他画画平心以待，常言：隶书底子不厚，金石气尚欠饱和，对此长记于心中，亡羊补牢，当有显著进步。写松时夸张了针叶长度，画竹叶时亦复如是。立于石边崖畔，舞姿婀娜，乘三级风，挺劲活泼，画面不僵滞。对生命生活之爱，尽在味外。

他爱画“红蜻蜓弱不禁风”，万绿丛中一点红，为冷峭添上暖光，点睛亮丽，艳得淡雅。作墨牡丹讲究花与枝叶的关系，主体小得突出，浓淡对位，姐姐喃喃絮语，映照周到。大叶尽处于客位，客中又分宾主，错综有序。

新雁笔下的鸟，都喜欢用童稚目光惊奇观世，多少期待、憧憬进入它的思量。其中可有一丝儿恐惧与狐疑呢？作者让我们去猜谜。他画大雁鸭子，雄鹰飞鹭，礁石潜鱼多用墨点挥洒，干涩淡墨淋漓甚有新意。如果能点得更加自由奔放，犹如吴昌硕点花心石苔，长缝羊毫半边蘸墨，半边蘸三四种颜色，每点均似小圆圈，起承转合，变化万千。色与点跳跃的沉着稳定，打乱定势排列，乱出章法。比法国画家修拉的色彩刚健壮丽得多。我想新雁何妨一试，再揉织进具体感受，生出音符的幻觉，乃是标准写意牌国货，岂不妙哉！

■图为李新雁作品（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并非捧眼的艺术

张文睿

相声捧眼的艺术，也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捧眼的主儿，肚子里还真不能少装东西。

捧眼的语言也是非常复杂的，起码得有若干个层次，才能捧着或推着一个相声作品，让情节与细节丝丝入扣往前展开。有一类比较基础的语言，譬如：“对、噢、好、嗯、是、嘿、啊、行、哎、喔、唔、嘻、哦？啊？您说、好嘛、对呀、您瞧、是呀、对啦、当然、是了、嘿嘿、好嘞、那好、好哇、哎哟、不错、对喽。”

真是的、可不是、就是嘛、您先说、对对对、就是啊、怎么办呢、那倒是、好家伙、错了不、您看看、这话对、太好了、不容易、可说呢？

那太棒了、就那么着、有点意思、我听着呢、当然当然、说的是呀。

还真不知道，这可不简单、您这是客气、是这么回事、还真不含糊、这话说得在理、您算说到根儿上了。

当然，捧眼名角的语言，远远不止这类。而这套基本的捧眼语言，若是用在生活中，作用可能超乎人们预想。人嘛，活着不易，要想办法顺气、找乐，要尽可能与周边环境和谐，与睡者不顺眼、心里感觉别扭的人和睦相处。但是分清捧眼的场合、用心，还是很重要的。有一回我逛音像店，刚拿起一张唱片，店主就笑着说，这哥哥一看就是个行家。那天我稀里糊涂地花了七八十块钱。

丹青雅韵

揖别炒作走红或不红的羞耻

柯文辉